

废 都

第一章

一千九百八十年间，西京城里出了桩异事，两个关系是死死的朋友，一日活得泼烦，去了唐贵妃杨玉环的墓地凭吊，见许多游人都抓了一包坟丘的土携在怀里，甚感疑惑，询问了，才知贵妃是绝代佳人，这土拿回去撒入花盆，花就十分鲜艳。这二人遂也刨了许多，用衣包回，装在一只收藏了多年的黑陶盆里，只待有了好的花籽来种。没想，数天之后，盆里兀自生出绿芽，月内长大，竟蓬蓬勃勃了一丛，但这草木特别，无人能识得品类。抱了去城中孕璜寺的老花工请教，花工也是不识。恰有智祥大师经过，又请教大师，大师还是摇头。其中一人却说：“常闻大师能卜卦预测，不妨占这花将来能开几枝？”大师命另一人取一个字来，那人适持花工的剪刀在手，随口说出个“耳”字。大师说：“花是奇花，当开四枝，但其景不久，必为尔所残也。”后花开果然如数，但形状类似牡丹，又类似玫瑰。且一枝蕊为红色，一枝蕊为黄色，一枝蕊为白色，一枝蕊为紫色，极尽娇美。一时消息传开每日欣赏者不绝，莫不叹为观止。两个朋友自然得意，尤其一个更是珍惜，供养案头，亲自浇水施肥，殷勤务弄。不料某日醉酒，夜半醒来忽觉得该去浇灌，竟误把厨房炉子上的热水壶提去，结果花被浇死。此人悔恨不已，索性也摔了陶盆，生病睡倒一月不起。

此事虽异，毕竟为一盆花而已，知道之人还并不广大，过后也便罢了。没想到了夏天，西京城却又发生了一桩更大的人人都经历的异事。是这古历六月初七的晌午，先是太阳还红堂堂地照着，太阳的好处是太阳照着而人却忘记了还有太阳在照着，所以这个城里的人谁也没有往天上去看。街面的形势依旧是往日形势。有级别坐卧车的坐着卧车。没级别的，但有的是钱，便不愿挤那公共汽车了，抖着票子去搭出租车。偏偏有了什么重要的人物亲临到这里，数辆的警车护卫开道，尖锐的警笛就长声儿价地吼，所有的卧车，出租车、公共汽车只得靠边慢行，扰乱了自行车长河的节奏。只有徒步的人只管徒步，你踩着我的影子，我踩着他的影子，影子是不痛不痒的。突然，影子的颜色由深而浅，愈浅愈短，一瞬间全然消失。人没有了阴影拖着，似乎人不是了人，“用手在屁股后摸摸，摸得一脸的疑惑。有人就偶尔往天上一瞅，立即欢呼：“天上有四个太阳了！”人们全举了头往天上看，天上果然出现了四个太阳。四个太阳大小一般，分不清了新旧雌雄，是聚在一起的，组成个丁字形。过去的经验里，天上是有过月亏和日蚀的，但同时四个太阳却没有遇过，以为是眼睛看错了；再往天上看，那太阳就不再发红，是白的，白得像电焊光一样的白，白得还像什么？什么就也看不见了，完全的黑暗人是看不见什么的，完全的光明人竟也是看不见什么了吗？大小的车辆再不敢发动了，只鸣喇叭，人却胡扑乱踏，恍惚里甚或就感觉身已不在街上了，是在看电影吧？放映机突然发生故障，银幕上的图象消失了，而音响还在进行着。一个人这么感觉了，所有的人差不多也都这么感觉了，于是寂静下来，竟静得死气沉沉，唯有城墙头上有人吹动的埙音最后要再吹一声，但没有吹起，是力气用完，像风撞在墙角，拐了一下，消失了。人们似乎看不起吹埙的人，笑了一下，猛地惊醒身处的现实，同时被寂静所恐惧，哇哇惊叫，各处便疯倒了许多。

这样的怪异持续了近半个小时，天上的太阳又恢复成了一个。待人们的眼睛逐渐看见地上有了自己的影子，皆面面相觑，随之倒为人的狼狈有了羞愧，就慌不择路地四散。一时又是人乱如蚁，却不见了指挥交通的警察。安全岛上，悠然独坐的竟是一个老头。老头囚首垢面，却有一双极长的眉眼，冷冷地看着人的忙忙。这眼神使大家有些受不得，终就愤怒了，遂喊警察呢？警察在哪儿，姓苏的警察就一边跑一边戴头上的硬壳帽子，骂着老叫花子：“p i！”“p i”是西京城里骂“滚”的最粗俗的土话。老头听了，拿手指在安全岛上写，写出来却是一个极文雅的上古词：避，就慢慢地笑了。随着笑起来的是一大片，因为老头走下安全岛的时候，暴露了身上的衣服原是孕璜寺香客敬奉的锦旗所制。前心印着“有求”“两

字，那双腿岔开，裤裆处是粗糙的大针脚一直到了后腰，屁股蛋上左边就是个"必"字，右边就是个"应"字，老头并不知耻，却出口成章；说出了一段谣儿来。

这谣儿后来流传全城，其辞是：一类人是公仆，高高在上享清福。二类人作"官倒"，投机倒把有人保，三类人搞承包，吃喝嫖赌全报销。四类人来租赁，坐在家里拿利润。五类人大盖帽，吃了原告吃被告。六类人手术刀，腰里揣满红纸包。七类人当演员，扭扭屁股就赚钱。八类人搞宣传，隔三岔五解个馋。九类人为教员，山珍海味认不全。十类人主人翁，老老实实学雷锋。

此谣儿流传开来后，有人分析老头并不是个乞丐，或者说他起码是个教师，因为只有教师才能编出这样的谣辞，且谣辞中对前几类人都横加指责，唯独为教师一类人喊苦叫屈。但到底老头是什么人，无人再作追究。这一年里，恰是西京城里新任了一位市长，这市长原籍上海，夫人却是西京土著，十数春秋，西京的每任市长都有心在这座古城建功立业，但却差不多全是几经折腾，起色甚微，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去了。新的市长虽不悦意在岳父门前任职，苦于身在仕途，全然由不得自己，到任后就犯难该从何处举纲张目。夫人属于贤内助，便召集了许多亲朋好友为其夫顾问参谋，就有了一个年轻人叫黄德复的，说出了一段建议来：西京是十二朝古都，文化积淀深厚是资本也是负担。各层干部和群众思维趋于保守，故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比沿海省市远远落后，若如前几任的市长那样面面俱抓，常因企业老化，城建欠帐大多、用尽十分力，往往只有三分效果，且当今任职总是三年或五载就得调动，长远规划难以完成便又人事更新；与其这样，倒不如抓别人不抓之业，如发展文化和旅游，短期内倒有政绩出现。市长大受启发，不耻下问，竟邀这年轻人谈了三天三夜，又将其调离原来任职的学校来市府作了身边秘书。一时间，上京索要拨款，在下四处集资，干了一宗千古不朽之宏业，即修复了西京城墙，疏通了城河，沿城河边建成极富地方特色的娱乐场。又改建了三条大街：一条为仿唐建筑街，专售书画、瓷器；一条为仿宋建筑街，专营全市乃至全省民间小吃；一条仿明、清建筑街，集中了所有民间工艺品、土特产。但是，城市文化旅游业的大力发展，使城市的流动人员骤然增多，就出现了许多治安方面的弊病，一时西京城被外地人称作贼城、烟城、暗娼城。市民也开始滋生另一种的不满情绪。当那位囚首垢面的老头又在街头说他的谣儿，身后总是厮跟了一帮闲汉，嚷道："来一段，再来一段！"，老头就说了两句："说你行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。说不行，就不行，行也不行。"闲汉们听了，一齐鼓掌。老头并没说这谣儿所指何人，闲汉们却对号入座，将这谣儿传得快，"自然黄德复不久也听到了，便给公安局拨了电话，说老头散布市长的谣言，应予制止。公安局收留了老头，一查，原是一位十多年上访痞子。为何是上访痞子？因是此人十多年前任民办教师，转公办教师时受到上司陷害未能转成，就上访省府，仍未能成功，于是长住西京，隔三间五去省府门口提意见，递状书，静坐耍赖，慢慢地欲进没有门路，欲退又无台阶，精神变态，后来也索性不再上访。亦不返乡，就在街头流浪起来。公安局收审了十天、查无大罪，又放出来，用车一气拉出城三百里地放下。没想这老头几天后又出现在街头，却拉动了一辆架子车，沿街穿巷收拾破烂了。一帮闲汉自然拥他，唆使再说谣儿，老头却吝啬了口舌，只吼很高很长的"破烂喽--！承包破烂--喽！"这叫声每日早晚在街巷吼叫。常也有人在城墙上吹埙，一个如狼嚎，一个呜咽如鬼，两厢呼应，钟楼鼓楼上的成百上千只鸟类就聒噪一片了。

这日，老头拉着没有轮胎的铁壳轮架子车，游转了半天未收到破烂，立于孕璜寺墙外的土场上贪看了几个气功大师教人导引吐纳之术，又见一簇一簇人集在矮墙下卜卦算命，就趑趄近去，也要一位卦师推自己的流年运气。围着的人就说："老头，这里不测小命，大师是峨

崑山的高人，搞天下大事预测！”自将他推搡老远。老头无故受了奚落，便把一张脸涨得通红。正好天上落雨，噼噼叭叭如铜钱砸下，地上立即一片尘雾，转眼又水汪汪一片，无数水泡彼此明灭。众人皆走散了，老头说声“及时雨”，丢下车子不顾，也跑到孕璜寺山门的旗杆下躲雨，因为呆得无聊，或许是喉咙发痒，于哗哗的雨声里又高声念说了一段谣儿。

没想山门里正枯坐了孕璜寺的智祥大师，偏偏把这谣儿听在耳里。孕璜寺山门内有一奇石，平日毫无色彩，凡遇阴雨，石上就清晰显出了条龙的纹路来，惟妙惟肖。智祥大师瞧见下雨，便来山门处查看龙石，听得外边唱说：“……阔了当官的，发了摆摊的，穷了靠边的……”若有所思，忽嘎喇喇一声巨响，似炸雷就在山门瓦脊上滚动。仰头看去，西边天上，却七条彩虹交错射在半空，联想那日天上出现四个太阳，知道西京又要有了异样之事。果然第二日收听广播，距西京二百里的法门寺，发现了释迦牟尼的舍利子。佛骨在西京出现，天下为之震惊，智祥大师这夜里静坐禅房忽有觉悟，自言道如今世上狼虫虎豹少，是狼虫虎豹都化变了人而上世，所以丑恶之人多了。同时西京城里近年来云集了那么多的气功师，特异功能者，莫非是上天派了这种人来拯救人类？孕璜寺自有强盛功法，与其这么多的一般功法的气功师、特异人纷纷出山，何不自己也尽一份功德呢？于是张贴海报，广而告之，就在寺内开办了初级练功学习班，揽收学员，传授通天贯地圆智功法。

学功班举办了三期，期期都有个学员叫孟云房的。孟云房是文史馆研究员，却对任何事都好来劲儿，七年前满城正兴一种红茶菌能治病强身，他就在家培育，弄得屋里尽是盛茶菌的瓶儿罐儿，且要拿出许多送街坊四邻，如此就认识了一个茶友，以致这茶友做了老婆。此后，夫妇俩又开始甩手，说是甩手疗法胜过红茶菌的，这当然只半年时间，社会上又兴吃醋蛋，又兴喝鸡血，他们都一一做了。不想喝鸡血却喝出毛病，老婆的下身阴毛脱落，寻了许多医院治疗不愈，偶尔听说隔壁的邻人有祖传的秘方，老婆便去求治，果然新毛生出。邻人年纪比孟云房长一岁，以前也在一起搓过麻将，此后出门撞着，点头作礼，邻人嗤啦一笑。孟云房就买了很重的礼品回来对老婆说：“人家治了你的病，你应该去谢谢才是。”老婆送礼过去，兴高采烈回到家，孟云房却将写好的离婚书放在桌上让她签字，说这下好了，咱们离婚吧，老婆是我的老婆，穿衣见父，脱衣见夫，我老婆的东西怎么让外人看到呢？！离了婚半年，新娶了妇人叫夏捷，也就随夏氏另择了新居。新居的平房正好与孕璜寺一墙之隔，隔墙不高，新婚后的孟云房平时没事，就常脑袋趴在墙头，听那边清器作乐，看那僧人走动；自参加学功后，每日闻得授功的铜锣一敲，便手脚如猴，逾墙而过。一次就被智祥大师撞见，忙要逃避，大师就说：“咱们是老相识了嘛！”孟云房忙点头称是，却说：“大师这么好的记性，还记得我呀？”大师说：“怎么能不记得，你们那异花是死了？”孟云房说：“是死了，大师测字实在灵验！”大师又问：“你那个朋友呢？病好了吗？”孟云房说：“病是早好了。大师竟也知道他是病过？真是神人！”大师说：“哪里：要是神人，那时我就该留下他这个名人来好生谈谈哩！”孟云房就忙说：“改日我一定领他来拜会大师！”

一期学功班下来，孟云房迷上了气功，且四处张扬身上有了气感。每有熟人聚会，他总是盘脚作用功态，动辄给别人发功，又反复问有没有感觉？感觉是没有的。复念咒语，念得满嘴白沫，一头汗水，还是不行。众人就浪笑了。夏捷说：“他真有气了的，昨晚我肚子胀，他一发功，果然肚里嘎咕咕响，一会我就跑了厕所。他现在酒肉不沾，烟不吸，葱也不吃哩！孟云房说：“真的。”众人说：“噢，跟了和尚就当和尚了，那戒色了吗？如果晚上不和嫂子睡，那就真是戒了！”夏捷也就笑了说：“我也等着他戒哩！”却拿眼也斜过来，孟云房脸就红了。

夏捷的话，只有夏捷和孟云房知道。原来学功期间，孟云房认识了寺里的小尼慧明。慧明年方二八，三年前从佛学院毕业到孕璜寺，两人交谈过数次，孟云房甚是佩服她的佛学知识。他也是看过《五灯会元》和《金刚经》的，又善发挥，倒惹得慧明常有难事来请教。于是许多中午时分。慧朋在矮墙那边喊孟老师，两人就趴在墙头嘀嘀咕咕说长长的话。一天晚上，月光清幽，夏捷从外边回来，见孟云房又趴在墙头与小尼姑说话因为趴得久了，蚊子叮那一双光腿，一只脚就抬起来不停地在另一条腿上搓。墙这边说：“慧明，这篇论文写得好了！可你也得悠着些劲儿呢。”墙那边说：“我不累的，人累是心累。清静地写这份论文，我只觉得愉悦的。”墙这边说：“是如莲的喜悦吗？一墙之隔，两个世界、我倒羡慕你们……”墙那边就嘻嘻笑，说：“你什么都可以当，是不能当和尚的，你在外边寻清静寻不到，真到了清静处，怕你又受不得清静。”墙这边说：“是吗？”那边又说：“前几日对你说过的事，一定得口严着。”这边说：“这我晓得，心系一处，守口如瓶嘛！”那边说：“孟老师真好，那我还写了一份状书，要托你送到市长手里。”这边的就竭力探了身子，伸了手去接，说：“你站在石头上，我就接着了。哎哟，脚威了吗？”那边说：“没有的。”墙头上一沓纸冒上来，孟云房抓到了，同时这边踏着的一根木条断裂，噗咚一声，人出溜下来，下巴正撞在墙头瓦上，一页瓦遂落地而碎。夏捷看了一场好戏，说：“嘿嘿，孟云房，你可要小心的，《西厢记》我才看了一折哪！”也不顾孟云房伤着没有，搭了凳子往墙那头看，小尼姑已幽灵一般从花丛里跑远了。此时，夏捷当着众人面暗示孟云房，孟云房脸红了，却说：“你不要说了吧，这也是作佛事，功德无量的。”众人更是不得其解，就嚷道该吃晌午饭了吧，说：“嫂夫人不要急，只要你出力，不会要你出钱的！”，便各人掏了五元，自然是赵京五脚勤提了篮子上街打酒买菜。

西京东四百里地的潼关，这些年出了一帮浪子闲汉，他们总是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，浮躁得像一群绿头的苍蝇。其中一个叫周敏的角儿，眼见得身边想做官的找到了晋升的阶梯，想发财的已经把十几万金钱存在了银行，他仍是找不到自己要找的东西。日近黄昏，百无聊赖，在家闷读罢几页书，便去咖啡厅消费，消费了一通，再去逛舞场。舞场里就结识了一个美艳女子。以后夜夜都去，见那女子也场场必至。周敏就突发奇想：这女子或许能给我寄托！舞散后，提出送女子回家，女子推辞一番却并不坚决，他就大了胆子，用自行车驮到一个僻背巷口。女子跳下来告别，说你走吧，却是不走。他就上去亲了一口，女子便呜地哭了，说：“我恨你！”周敏说：“我太激动。我再不了。”女子说：“我恨这个时候才见你，三年前你在哪儿？”周敏一把拥了她再在车后架上，一阵风骑到城外河滩，车子一倒，两个人也倒在沙窝里做了一团，这时女子说，“我有丈夫哩，孩子都两岁了。”周敏吃了一惊，但已无法自制，说：“我不管，我只要你，你嫁给我吧！”女子叫唐宛儿，从此不忘了周敏，回家提出离婚，丈夫不同意，剥光了衣服地打。这边一打，舞场上的周敏见不上，布置了小兄弟在宛儿家的前后察看动静。消息返回，周敏就在那丈夫前脚出门，后脚进去，带宛儿出来藏于一处密室。潼关县城也就那么般大。每只苍蝇都有出处，何况一个活人？第四天里，周敏来见宛儿，宛儿只说调她刚才瞧见丈夫的一个朋友了，鬼鬼祟祟的，一定是派来查访的。周敏听了，也觉得自己早已不宜于呆在这小地方，当下包一辆出租车开往西京城里，租赁一所房子住下了。初到西京，两人如鱼得水，粗略购置了一些家具和生活用品，先逛了华清池、大雁塔，又进了几次唐华宾馆、天马乐园。这妇人是好风光的尤物，喜欢宾馆的豪华和漂亮的时装，又喜欢读书，有奇奇妙妙的思想。两人路过城中的报话大楼，巨大的钟表正轰鸣着乐曲报时。宛儿便说：“人若要死，从钟表上跳下来，那死也死得壮观吧！”周敏说：“我要死，我才不跳的，拿一根绳子就吊死在钟表上，既能在乐曲中死去，死去又能让全城人都看得见！”宛儿说声好，竟扑在周敏的怀里撒娇，说她那个丈夫以前和她吵架，她开了音箱放小夜曲，为的是有这种轻音乐，双方的情绪就会渐渐平和，丈夫却一脚把音箱踢

翻了。周敏说：“他不懂”。妇人说：“他只是有劲，是头驴子”。

一月后，两个人疯劲渐渐疲软，所带钱财也所剩无几，周敏才知道女人对于男人不过如此。诚然唐宛儿美艳，而西京这么大的城市，也不能实现他的愿望，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，在这里，新电影、新衣服、新装饰品，一样也不缺，仍没有新的思想和新的主题。每天早上，腐蚀在城墙头的阳光仍是那样的阳光，花坛里开放的仍是那样的花。尽管妇女的威风已超过了丈夫，一年也仍只有一天“三八”节。虽然有八十岁的老翁娶亲做了新郎，他还是个老翁。陷入了苦闷的周敏，不能把这些说破于唐宛儿，唯有一早一晚去城墙头上吹坝。吹过了一阵坝，日子还是要过的便出来寻挣钱的营生。发现了居家不远处有个清虚庵，庵里正翻修几间厢房，遂在那里谋到一份小工，幸亏做工当日发款，也就每日能买一尾草鱼、半斤新嫩蘑菇回去给妇人清炖来吃。

周敏面目清新，在一帮民工中间显得出众，包工头就让他兼管出外采买材料，买材料又受尼姑审验，少不得就认识了慧明师父。几经交谈，知道慧明师父前不久才从孕璜寺而来，因为年轻。又有学问，虽不是庵里当家，却处处露面，自作主张，众尼姑倒服她：周敏见慧明人物俊美，有心接近，有事没事也常去过问。一日，拿了一书在读，一抬头见慧明在紫藤架下向他招手，忙丢下书本近去，慧明说：“你好出众，读的什么书？”周敏说：“《西厢记》，这普陀寺里……”，却不说了。慧明说：“你觉得清虚庵不比普陀寺好吗？”周敏扭头看下四周，正要说出什么来，慧明一张粉脸轻笑了一下，倒十分庄重起来，却说：“你一来，我就看出你不是个下苦的小工，果然喜欢读书。若是看看热闹倒也罢了，若要看出个门道来，知道书里更深一层的意思，倒可去见一个人的。”周敏说：“这当然好。就不知那是什人，肯不肯见我，还得师父引荐的。”慧明说：“凭你这张甜嘴，西京城里谁也是会见上的，当下就写了街巷门号、所见人姓名，又书一小函。周敏欢天喜地便要去，慧明说：“等等，我这里还另有一信函，你带给他吧。”

周敏带了信函，依所示的街巷寻去，便在孕璜寺左墙后找着了孟云房。孟云房甚是热情，让座，沏茶，问了许多情况，如读过什么书？写过什么文章？西京城里还认识何人了。周敏口齿利爽，一一答上，孟云房就让他进了书房长说短聊，好是热乎。夜里回来，周敏说知唐宛儿，唐宛儿说：“西京自古居之不易，咱们在这里举目无亲，能见到孟研究员，也是天大的幸运，你不要受慧明引荐去一次就作罢，应该多去才是，周敏依了妇人话、隔三间五便去一次。先去时常以慧明为旗号，后来再去又不免带一尾鱼一捆菜的。夏捷也好感他，常当着孟云房的面说他穿戴齐整，批点丈夫的肮脏。一月有余，已是常客，周敏开始拿了新写的短文求正。孟云房好为人师，自然从中国古典美学讲到西方现代艺术，说得周敏点头不迭，决心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好好写写文章，便叫苦做小工出力不说，更是没有时间，孟老师在城里是文化名流，一定认识人多，能否介绍到某个报刊编辑部去干些杂务。一是有时间看书作文，二是即使没时间，但接触的都是文化人，单那气氛也会使自己提高快些。孟云房说句“潼关多钟秀，人自有灵气”，独自微笑，周敏不知他的意思，便声明老师若有为难就罢了，现在寻个事是不容易，何况报刊编辑部那是什么人呆的！孟云房就笑道：“我就估摸你不是平地卧的角儿！不是吹牛，全城所有报刊编辑部我都熟悉，现在虽然家家人员饱和，可我说句话也不是泼出的水。话又说回来，要在西京文艺圈里混事，得了解文艺圈的现状，你了解多少？”周敏说：“我哪里了解，出门一片黑的。”孟云房说：“西京城里有一大批闲人的，闲人却分两类。一类是社会闲人，或许有地位，或许没地位，或许有职业，或许没职业，都是一帮有力气、有精力、有能耐的，讲究爱管事的仗义之徒。他们搞贩运，当说客，吃喝嫖赌，只是不抽大烟。坑蒙拐骗，只是不偷盗财物。起事又灭事。西京的服装潮流、饮

食潮流由他们领导，西京的经济发展靠他们刺激，那些红道由他们周旋，黑道也受他们控制。这其中的代表人物，也是暗中的领袖，有四个，人称四大恶少。这类人待你好了，好得割身上的肉给你来吃，说是不好，立马三刻就翻脸不认了人的。这个圈子你不要沾惹。怎么说这些人？你听听他们的语言即可知一二：他们把钱不叫钱，叫把儿，说好哥儿不叫好哥儿叫‘钢哥儿’，找女人叫‘打洞’，漂亮女人叫‘炸弹...’！孟云房还要说下去，周敏谦虚的脸上竟笑了一下。孟云房说：“你不相信吗？”周敏说：“信的”。心里却想起自己在潼关县城的作为，知道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闲人，小县城有小县城的闲人，等量级不同，但起码语言是相通的。就又说一句：“现在社会，你能在家想象个什么，就有可能在现实中发生什么，你说的我都信！”孟云房说：“这些人就不提了，我要给你说的是另一类闲人：文化闲人。在西京城里，提起四大恶少，无人不晓，提起四大名人，更是老少皆知的。要在西京文艺界沾边，你就得认识这四大名人。四大名人的第一名是画家汪希眠，今年四十五岁，原是个玉器厂的刻工，业余绘画，数年间画名大噪，原本西京国画院要调他去的，他却去了大雁塔。被聘为那里的专职画家。洋人来西京必去大雁塔，他就出售画作，尤其是册页，一个小小册页就数百十元，他是一天能画四五册页的，卖出的画大雁塔管理所得五成，他得五成，这就比一般画家有钱得多。更出奇的是，他学什么像什么，所有名家之作都可仿制，上至石涛。八大山人，下至张大千、齐白石。前二年石鲁的画价上升，他画得数幅，连石鲁的家属也辨不来真伪。他是有钱，又好女人，公开说作画时没有美人在傍磨墨展纸，激情就没有了。去年夏天，邀一伙朋友去城南五台山野游，我也去了。他是什么气派，雇了四个出租车，一个车全是女的！他的那个小情人在涧潭游泳，把一枚金戒指丢了，众人都急起来，下潭去摸，他说：‘丢了就丢了。’听这口气，一万二千元的戒指好像是身上搓下的垢甲蛋儿！当下从口袋掏了一把钱给那个女的，嗨，一沓票子这般厚的。再一位，你在西京大街小巷走走，看看所有招牌题字，你就知道龚靖元的大名了。民国时期，所有的字号是于右任所题，于右任也没龚靖元如今红盛！他同汪希眠一样总有赶不走的一堆女人，但他没有汪希眠痴情，逢场做戏，好就好，好过就忘了，所以好多女人都自称是龚氏情人，龚靖元却说不出具体名姓。他的字现在难求，一般人求字他是不盖章的，不盖章等于白搭。要盖章都要他夫人盖，那就当面交款：一张条幅一千五，一个牌匾三千元。钱全被夫人管着，龚靖元零花钱是没有的，但他爱打麻将，一夜常输千儿八百，没有钱就写字来顶。他赌博是出了名的，公安局抓了三次，每次抓进去，为人家写上一中午的字，就又放出来了，全城的高档宾馆没有不挂龚靖元的字，所以他到任何宾馆，要吃就吃，要住就住，宾馆经理接他如接佛一般。市里烹饪协会考厨师，考官首先问：龚靖元吃过你的菜吗？若回答吃过，这厨师第一关就过了，若说没吃过，说明你压根儿还差等级。另一个名人就是西部乐团的团长阮知非了。他原是秦腔演员，从父辈那里学有几手“吹火”、“甩稍子”、“耍僚牙”，的绝活。秦腔没落，剧场萧条，他辞了职组织民办歌舞团，演员全是合同聘用，正经剧团不敢用的人他用，不敢唱的歌他唱，不敢穿的服装他穿，所以前五年之间走遍大江南北，场场爆满，钱飘雪花一般往回收。这些年流行歌舞不大如前，乐团人马分为两拨，一拨由城市转入乡下，一拨在西京城里开办四家歌舞厅，门票高达三十元，可人疯一般往里进。这三位名人都是与社会闲人有来往的，只是合时则合，分时则分，主要的内靠官僚，外靠洋人。唯有第四个名人活得清清静静，他的夫人虽也雇人在碑林博物馆那条街上开着个太白书店，他却是不大缺钱又不大爱钱的主儿，只在家写他的文章图受活。但世上的事儿就是这么蹊跷，你越不要着什么，什么却就尽是你的。这四个名人中间就数他档次高，成就大，声播最远。这就是你们潼关的同乡了。”周敏听孟云房口若悬河讲下来，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待说到“你们潼关同乡”，就说：“莫不是作家庄之蝶？！”孟云房说：“对了；要不我说潼关多钟秀；人自有灵气，我是看到你爱写文章就想到庄之蝶了。他是你们那儿的骄傲，想必你是认识的。”周敏说：“名字是早知道，有一年他去潼关作文学报告，我知道后赶去，报告会已经结束了。潼关喜爱文学的年轻人如此多，原因

也就是他的影响。我见过他的照片，没见过人的。"孟云"房说："四大名人之中，要我最佩服的是庄之蝶，与我最要好的也是庄之蝶。他是西京城文坛上数一数二的顶尖人物，你若要去报刊编辑部做事，我当然可以帮你，但我跑十趟八趟，倒没他的一句话来得顶用。他常来这里吃茶吃酒，你不妨星期三或星期六下午来，说不定就会碰上，我来提说，听听他的意见，看哪个报刊更合适。"

周敏自此一连几个星期，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就来孟云房家，穿得整整齐齐，头上也喷了发胶，梳得一丝不乱的。可孟家虽坐了一帮作家、编剧和画家、演员，却未见到庄之蝶。周敏一时未能去报刊编辑部做事；因为生计，又不能耽误了清虚庵做小工挣钱，心也慢慢灰下来。

此日，慧明又让周敏捎一个口信儿到孟云房家里。两人吃着茶，自然又说起庄之蝶来。孟云房才告诉周敏，庄之蝶原来不在城里许多时间了，他也是上午见了太白书店的洪江才知道的，便不免怨怪庄之蝶：近一年来声名越来越大，心情反倒越来越坏，脾性儿也古怪了，出外这么长时间竟连他也不打个招呼！周敏听了，勾下头去，轻轻地叹息了。孟云房却拿出一封短信，问周敏是否能亲自去文化厅找一个人去，若找着这个人，别的报刊编辑部去不得，但《西京杂志》编辑部或许不成问题。周敏展信读了，原来是孟云房以庄之蝶之名写给一个叫景雪荫的。周敏不知景雪荫是男是女，是什么领导，问孟云房，孟云房却一脸诡笑，避而不答。

周敏半信半疑，揣了短信往文化厅去。天向晚时，又来见孟云房。孟云房正剥了上衣，穿着宽大花裤衩在书房写作，口里应着，身子不动。周敏等不及，大声喊："孟老师，是我，周敏，"一阵踢踏声，门抽开扣子，周敏推门而入，"噗咚"一声跪在孟云房的面前。孟云房甚是吃惊，却也明白几分，问道："事情成了，周敏脸色涨得通红，却回头叫道："都拿进来！"接踵一个粗脚女子，拎着一个大的旅行袋子往外掏，柜盖上就是一筒碧螺春茶，两瓶维C果汁粉、一包笋丝、一包宁夏枸杞，一包香菇。孟云房叫道："小周，你这是怎么啦，给我送礼吗？"周敏说："这算什么礼，大热天的。写作又这么累，想给你买些什么，你戒荤了，又无法买的。孟老师，多亏你的条儿，事情十有八九要成了哩！"孟云房说："我说寻景雪荫一寻就准，她是厅里人，以前在编辑部也干过，谁不看她的面子呢？"已经在内屋睡下的夏捷隔帘说道："小周呀你可是讲究实际的人呀！你孟老师写了个条儿，你就孝敬你的孟老师了？"周敏笑着说："师母已经睡了吗？我哪里就敢忘了你，刚才路过蓝田玉店。我进去看了，里边有菊花玉镯的，已经付钱人家了，可摆着的三副，副副都有暗伤，我让他们快些进货来，三日后去取的，只怕师母看不上。"妇人说："我看你是挣一个花两个的浪子！"周敏就还在笑，孟云房已经把维C果汁粉瓶盖拧开，给自己冲一杯，给周敏冲一杯，还要给夏

捷冲一杯送进去。周敏说他不喝的，这杯给师母吧。孟云房说："拿进我的家门，就算是我的了，现在是我招待你呀！"端了一杯进内屋去。周敏坐下来抿了一口，门帘处一动，送货的女子在向他示意。周敏出去，在院子里悄声说："你怎么还不走？没你的事了。"女子说："钱呢？"周敏说："钱不是全付了你吗？"女子说："你付的是东西钱。我送这么远也不能白送呀。"周敏说："送牙长一截路也要钱，给了一角。"女子说不行的、你是打发叫花子吗？叫花子开个口，也没有给一角钱的。周敏就把口袋反翻出来让看没一个子儿了，女子骂骂咧咧地走了。周敏回到屋里，笑着说："那姓景的好高贵气质，一见面，我倒被她震住，差点不敢拿出条儿来、手心都是汗。她先领我去了编辑部找主编，又去把厅长也找来，主编就说三天后听消息吧。她倒这般能耐的！"孟云房说："这你就知道了。景雪荫虽在厅里是

一个处长，可文化厅里除了厅长，上下哪个敢小觑了她？说出来你冷牙打颤，如今省上管文化的副书记是她爹的当年部下，宣传部长也曾是她爹的秘书。老头子现在调离了陕西，在山西那边还当着官，虽人不在陕西，老虎离山，余威仍在嘛！”周敏听了，说：“这我知道了，景雪荫莫非就是庄老师当年的相好？”孟云房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周敏说：“潼关出了庄之蝶，潼关就流传着他的轶闻趣事，以前我还以为是人衍生的事，没想倒真是这样！她一见到信就说了，庄之蝶好大架子，一个条儿来，人也不见面了”孟云房说：“你怎么说？”周敏说：“我说，之蝶老师说了，他现在正写一个长篇小说，过一段日子就来看你的。她还说看什么，已经老了，不好看了！”周敏说完，笑了笑，却说：“孟老师，事情这般顺当，倒让我担心。之蝶老师以后要怪咱们的。”孟云房说：“正是这样，我才赶写一篇他的作品的评论文章的。”周敏千谢万谢，直说到自鸣钟敲过十二点方离去。

唐宛儿一整天没有见到周敏的面，知道是在外边为工作奔波，将中午做了的麻食又温了一遍，就热水洗了身子，漱了口，换一身喷过香水的时兴裤头和奶罩，专等着男人回来慰劳他。但周敏一时未回，就歪在床上读起书来。夜深听得门外脚步响，身子就软溜下来，把书遮在脸上装睡着了。周敏敲门，门却自开，原来并未插关，进来看床灯亮着。妇人悄然无声，轻轻揭了书本，人睡得好熟，就站着看了一会睡态，不觉凑下来吻那嘴唇，妇人却一张口将伸进的舌头咬住，倒吓了周敏一跳。

周敏说：“你没有睡呀！脱得这么赤条条的，也不关门！”妇人说：“我盼着来个强奸犯哩！”周敏说：“快别说混话，一天没回来就受不了？”妇人说：“你也知道一天没回来呀。”周敏就说了怎么去见孟云房，孟云房如何写条儿又见景雪荫，事情十有八九要成了。妇人高兴起来，赤身就去端了温热的麻食，看着男人吃光，碗丢在桌上，也不洗刷，倒舀了水让周敏洗，就灭灯上床戏耍。口口口口口口（作者删去三百十二字）妇人问：“景雪荫长得什么样儿，这般的有福的，倒能与庄之蝶好？”周敏说：“长得是没有你白，脸上也有许多皱纹了，脚不好看。但气势足，口气大，似乎正经八百，又似乎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喜欢与男人说笑的。”妇人把男人的头推到一边，嫌他口里烟味大，说：“哪有女人不喜欢男人的！”周敏说：“我听孟云房说了，她是个男人评价很高、女人却瘪嘴的人，她没有同性朋友。”妇人说：“我猜得出了，这号女人在男人窝里受宠惯了，她也就以为真的了不得了。如果是一般人，最易变态，是个讨厌婆子。她出身高贵，教养好些，她会诱男人团团围了转，却不肯给你一点东西，这叫狼多不吃娃，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”周敏说：“你这鬼狐子，什么都知道，可潼关县城毕竟不是西京城。她若是那样，庄之蝶一个条儿就那么出力？”妇人说：“要说我不明白，也在这里。可我敢说，这号女人是惹不得的，别人只能为了她，她是不能让别人损了她的。既然人家肯这么帮忙，你就多去孟云房那儿，免得以后庄之蝶知道借了他的名分儿生气，也好让孟云房顶着。”周敏就说起给夏捷买玉镯的事，说他想好了，把妇人戴的菊花玉镯给她，只给一只，妇人沉默了半日不言语，周敏就不敢多说，爬上去又亲那一段身子，妇人掀开了，说：“这是你给我买的，现在你又送她，姓夏的是大城市的时髦女人，样子自然好，只怕她日后也是你的了。”周敏说：“你尽胡说，她穿着时兴，可一端儿个黄脸婆，一个玉镯子值几个钱？能在编辑部寻个事儿干，或许往后会寻访到我所要的东西，咱们又可在西京长长久久生活下去，哪头重哪头轻，你能掂着的。若不愿意，我明日重买一个了。”妇人说：“好吧。”当下褪了一只镯子在床头，背过身睡去了。

三日后，周敏带了玉镯送与了夏捷。孟云房不在家，两人就说起编辑部的事，周敏心里多少有些忐忑，夏捷说：“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景雪荫会尽心的。”周敏记起唐宛儿的话，也笑了问道：“庄老师与她到底是怎么个关系呢？却始终没结婚！”夏捷说：“之蝶现在是大作家

了，可当年哪里就比得了你？爱情这东西说不来，做夫妻的不一定就有爱情，有爱情的倒不一定就做了夫妻。”便讲了庄之蝶过去的瓜瓜葛葛，使周敏听得心怦怦然跳，连声叹息。夜里回去，就将这些故事又渲染了讲给唐宛儿，妇人兴趣盎然，要求讲了一宗还要讲一宗，苦得周敏只好瞎编排，说：“咱们在一块XX，你倒让我只说他们的事，你是要作了那景雪荫吗？”唐宛儿说：“我倒幻觉你是庄之蝶哩！”噎得周敏全无兴趣，赤着腿立在那里多时，就把裤子穿上了。

后来编辑部果然通知周敏去打杂，好似旱六月落了白雪。周敏带了许多礼品一一给编辑部的人见面送了。每日早去晚归，跑印刷，送稿件，拖地，提水，博得上下满意，他又是聪明之极的人，抽空阅读来稿，也能看出个子丑寅卯。待到一日拿了自写的一篇稿子让主编钟唯贤看，惊得钟主编大叫：“你也能写东西？！”文章虽最后未能发表，却知道了他的才干。周敏就从此来劲，早晚没去城墙头上吹动坝声，买了庄之蝶许多书读，又有心打问庄之蝶的事，回来说与唐宛儿喜欢。唐宛儿在家擀面，一边用劲擀动，晃得两个肥奶鼓鼓涌涌，一边说：“你真要能写，何不就写写庄之蝶？潼关流传他那么多事，你又知道了他在西京的情况，写了如果能在《西京杂志》上发表，杂志靠写名人提高发行量，你写名人说不定也会出名。再说，写了，替他扩大影响，他回来知道是借他的名分去的编辑部，他若高兴也感激你，就是不高兴，也没什么太难堪你。”周敏听了，直嚷道高见，当下夺了擀面杖，说要“幸福”女人，女人手也不洗，两人就去卧室快活一气。

周敏果然写成三万字的文章，他虽未见过庄之蝶，却俨然是庄之蝶的亲朋密友，叙述他的生活经历创作道路，以及在生活与创作中所结识的几多女性。自然，写得内容最丰富的，用辞最华丽、最有细节描写的是同景雪荫的交往。景雪荫的名字隐了，只用代号。钟主编看后，颇感兴趣，决定当月采用。”眼看着出刊日期将至，周敏每日去孟云房家打问庄之蝶回来了没有，没想孟云房近日正陪了智祥大师去了法门寺看佛骨，夏捷却说庄之蝶已回到城里；昨儿晚还来了电话，就写了庄之蝶的住址，让他不妨先去见见。

周敏心急，搭了出租车径直去北大街文联大院。车行至一半，却叫停下，步行前往，要镇定紧张的情绪。到了大门口，见有许多人在那里，不禁又紧张起来，就远远蹲在一边只向这边张望。门是铁门，并不大的，有一妇女牵了一头花背奶牛，一边与旁边的人说话，一边拿了瓷杯在牛肚下挤奶。院子里就有一人趿了鞋出来，个头不高、头发长乱，穿一件黑汗衫，前心后背都印着黄色拼音字母，奶牛突然长叫了一声。众人就说：“牛在叫你哩！”一片哄笑：那人说：“牛叫我是怕你们把奶吃了，是我建议牵着牛来卖奶的，可头口奶总是让你们吃了！”妇女说：“一月光景不见先生了，这牛一路上也牵不动的，奶也下得少。今日进城，它是哪里也不肯停，直往了这里，我寻思怪了：莫非是先生回来了？果然先生就回来了！人怎么整整瘦了一圈的”，那人说：“没有奶喝能不瘦”？妇人说：肚子却大了！”那人笑笑，拍拍肚子，就趴到牛肚下边，口接了奶头用手挤着吮起来。这边瞧着的周敏倒觉得好笑：文联大院往的这帮文人，果然出怪，现场挤鲜奶不烧生喝也够奇了，哪有直接对了奶头就吮的！就又听旁边人还是论说那人的肚子大小，说：“肚子当然大了的，你问先生在哪儿去了？”妇女说：“哪儿去吃山珍海味了？街上的民谣说‘八类人搞宣传，隔三岔五解个馋’，先生又开什么会了？”旁人说：“你瞧瞧先生的衫子，上面的拼音是什么？前心写的是汉斯啤酒，后背写的是啤酒汉斯，肚子能不大吗？”只听噗地一声，在牛肚下吮奶的人就笑喷了，白花花的奶汁溅了一脸一脖，也就不再吮，付过钱，又说笑几句，吸着鞋噗噗沓沓返回去了。妇女清点着钱，叫嚷多付了，要退的。旁人说：“他那一吮，或许吮得多哩，再说别人

是挤了卖，他是亲自去吮，这价钱自然高的。"妇女说："前日南街一个年轻人买奶，说某某是吮着买奶，他也要吮，结果是吮不出来，反叫牛尿了一头臊水！"旁人说："这还好，他要搞错了，不准儿噙了牛的别的什么也吮了！"一阵爆笑，妇人拿拳头打那贫嘴，牵了牛走去，买了奶的也各自散了。周敏见那妇女牵牛走去，买奶的也各自散了，站起来抖抖精神走过去，正好门房的老太太出来关铁门，拿眼光就直直盯他。偏巧有骑自行车的极快地将车停在门前，老太太挡住问："你干什么？"那人说："我找王安，他是作曲家，在后楼住着的。"老太太说："你是哪里的？"来人说："查户口吗？"老太太躁了："查户口怎么着！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文联的大门就是我看守的，这是我的责任"。来人说："好，好，我是雁塔文化馆的，姓刘、叫……"老太太说："我不管你叫什么，我叫叫他。"就在门房里对着一个麦克风，噗噗地吹，头问："有声没？"周敏说："有声。"老太太说："王安老师，下来接客，王安老师，下来接客！"喊了三遍，满院轰响，老太太探头说："人不在，改日来吧！"就问周敏干什么？周敏说要见见庄之蝶，但突然决定不见了，想，这老婆子这般叫喊，脱脱是旧时妓院的老鸨嘛，如果真让庄之蝶来接客，自己怎么介绍自己，又是站在门口，一句两句能说说得清吗？就返回孟云房家，恰好孟云房才回来，要领了他再去他心下还是紧张，说还是等杂志出来，让庄之蝶看了文章，话就好说了。

待回去说与唐宛儿，唐宛儿就骂道："你还讲究要寻找新的世界的呢！你才是个呆头！庄之蝶已经回到城里，你不急着去见，要待他先去了景雪荫那儿，露出了事情的原本发火吗？"周敏悔得直拍脑袋。唐宛儿说："那这样吧，咱托人家的福贵，何不办了酒席请他来家？"周敏说，"那人家肯来吗？"唐宛儿说："让孟老师去请，先说原委，再说写了文章的事。如果事情顺当，他就会来的；如果不来，到编辑部的事就算结束了，也用不着再去人家那儿受难堪。"周敏忙去说动孟云房，孟云房去和庄之蝶说了，回复同意吃请，喜得一对男女如没脚蟹一般连日筹办酒菜，日子定在这月十三日。十三日一早，周敏起了床就在厨房忙活。因为临时居住，灶具不全，特意又去近处饭馆租借了三个碗、十个盘子，五个小碟、一副蒸笼、一口砂锅。回来见女人扫除了屋里屋外，放了买来的几本庄之蝶的小说、散文选集在桌上，直喊来西京时带的那张潼关地图放哪儿了？周敏说：忙处加楔，寻那干啥？女人说："贴在墙上嘛，周敏想了想，说一句"鬼狐子！"，在女人屁股上拧了一把。女人哎哟一声，撒了娇就撩裙子让看一块青，然后就宣布她什么也不干了，她要打扮呀！周敏开始剖鱼，一会儿女人跑出来让瞧大红连衣裙好不，一会儿又换了一件黑色短裙。那衬衣、鞋子、项链、袜子，也一件一件试。周敏说："你是衣服架子，要饭的衣服穿着都好看哩，庄老师是作家，正经人物，又是初次见面，还是穿朴素些好。"女人就在沙发上的一堆衣服里挑了一件黄色套裙穿了，于镜前搽脂抹粉，画眼影，涂口红。这时候，孟云房夫妇来了，提一桂罐花稠酒，又一包杏子。周敏说："谁让带东西、这不是反着来吗？"夏捷戳了周敏的额，说："这酒是我给宛儿拿的。你庄老师爱吃杏子，我怕你们不知道他的嗜好。宛儿呢，让我瞧瞧这个妹妹，什么美人坯子？！"唐宛儿忙迎出来：说："你瞧吧，瞧了就不愿认这个妹妹了！"周敏说："怎么是妹妹，称师母才是！"夏捷说："我才不要那个名分！果然稀罕人材！"两个女人见面，叽叽喳喳说了许多女人的话，无非是你这衣服好看，你这么年轻，用的哪一种化妆品？使过丰乳器吗？唐宛儿就说："周敏呀，你张罗吧：我要陪夏姐玩棋子呀！"拿了棋子棋盘拉夏捷上到二楼的亭子里。房东前三日阖家出外旅游了，楼上的三间房锁着，那平台上修个木头亭子，里边安放着一张石桌四个鼓形石椅，两人一边说话下棋玩儿，一边睨眼儿看楼下的大街。周敏已端了茶水、糖果，西瓜，桃子上来。夏捷说："小周，今日就看你给我们吃什么山珍海味？"周敏说："今天可得委屈你了，一是没什么好东西，二是我也不会做，聊表个心意的。"夏捷说："我也不图在你这儿宴排场，等你以后发达了，只要不忘了我就是。"便对楼下孟云房喊："喂，你今日得上灶呀，别也充老师，盘脚搭

手喝清茶！”孟云房说：“在家我做饭，出门在外也得做饭？今日我怎么啦，庄之蝶出场，我就成鬼孙子啦！”话虽说着、却也去水池洗手；两个女人斜了眼，只顾在楼亭上嗤嗤笑。

原定十点庄之蝶到，已经十点过十分了，门前还是清静。孟云房切好了肉丝，炸毕了丸子、泡了黄花木耳，将鱼过了油锅，鳖也清炖在砂锅里，说：“街巷门牌说得好好的，他总不至于寻不着吧？我去前边路口看看。”就走到街上。路口处行人并不多，站了一会儿，却拐进一条小巷，匆匆往清虚庵里去了。

清虚庵些日没有修建，山门掩着，推开进去，一个老尼问找谁，孟云房说找慧明师父，老尼姑就领了去后边的大殿。大殿里凉飕飕的，身上的汗立即就退了，却因才从太阳下进来，什么也看不清。立了一时，方见殿角安有一床，撑一顶尼龙蚊帐正睡着一个人在那里。孟云房觉得不妥，便往出走。帐里的人醒了，叫了一声“孟老师！”孟云房回过头来，床上坐的正是慧明，衣领未扣，脸色红润，自比平日清俊许多。慧明说着；分挂了帐帘，却并未穿鞋下来，依然偎在床上：“来这边坐吧，今日是路过这里吗？”孟云房咽了一口唾沫，说：“是有人请吃饭。”慧明说：“我知道你是呆一会儿就走的。”扭头对老尼姑说：“你干你的事去吧。”老尼姑就笑了一下，拉了殿门出去。

半个时辰，孟云房出了清虚庵，小跑往十字路口来，一抬头却见路边停了一辆木兰牌摩托车。觉得眼熟，瞅了瞅，摩托车的右把掉了一块漆，后座上用绳子缚着一块硕大无比的砖。就左右看去，果然在路边的一家旧书摊前，站着庄之蝶。走过去，庄之蝶也看见了他，说：“老孟，你快来看看，这里有笑话哩！”孟云房见是一本旧书，却是《庄之蝶作品选》，扉页上有庄之蝶的亲笔签名：“高文行先生惠正，下边是X年X月X日，”庄之蝶“三字上还加了印章。当下替庄之蝶尴尬起来，骂道：“这号东西，要卖人送的书也该撕了扉页才是，庄之蝶的书也不至于这么不值钱呀！”庄之蝶问：“你记得这高文行是谁？孟云房想不起来，庄之蝶说：“是赵京五的一个朋友。那日见了，说是，我的崇拜者，硬要我送他一本书的。”就按价又买了，当场再在签名处写道，“再赠高文行先生惠正。X年X月X日于日书摊。”孟云房说：“这书你给我，这才有保存的价值了。”庄之蝶说：“我还得给他寄去才是。”孟云房说：“这你让他上吊了！”两人过来推摩托车，孟云房说周敏在家等得快要疯了，怎么才到？庄之蝶说他路过东城墙根，那里堆了好多烂砖石，就在里边翻了翻，翻出这块城砖，是块汉砖的。哪儿还能找着这么完整的！就说：“这儿离清虚庵近，你没去那儿？”孟云房脸红了一下说：“我到那里干什么，快走吧。”庄之蝶让他先回，自个去邮局寄了赠书。

孟云房回来说庄之蝶马上就来，自去厨房炒菜，慌得唐宛儿从楼亭上下来，一悄悄问周敏，瞧她的头发光不光？周敏说两边总有散发扑撒下来，要记着往耳后夹，女人就要周敏随时提醒。周敏说，我咳嗽为号。女人就又上得楼亭与夏捷走棋。这当儿门外有马达声响，孟云房在厨房喊，“来了！”同周敏就跑出门口。唐宛儿看时，一辆“木兰”门前停了。跳下一个又瘦又矮的人来，上身是一件铁红砂洗布短衫，下身穿一条灰白色长裤，没穿袜子，一双灰凉鞋。一时有些吃惊：这是庄之蝶吗？声名天摇地动的，怎么一点不高大，竟骑的是女式“木兰”车？更出奇的是一下车，并没有掏了梳子梳头，反倒双手把头发故意弄乱起来。就听得门口孟云房在介绍周敏。他客气地握了一下周敏的手，并且说小伙子好精神，头上上过油哟！又四顾了，问怎么住在这里、怪清静的呀！进得院里，直嚷道有院子好，院子里这棵梨树好，墙上这架葡萄好。“我住在那楼房上像个鸟儿，没地气的！”唐宛儿觉得这名人怪随和有趣，心里就少了几分紧张。等到周敏在下边喊她，急急下了楼来，不想一低头，别在头

上的那只云南象骨发卡掉下去，不偏不倚掉在庄之蝶的脚前碎了。

庄之蝶和孟云房说话，听见周敏叫唐宛儿下来见老师，先是并不在意，冷丁发卡掉在脚下碎了，一抬头，楼梯上两个女人都“呀”了一声，一个长发就哗地散下一堆，忙举手去拢，立时一边走下来一边在后脑处盘，人到院子，发也盘好了。眼前的两个女人：夏捷四十余岁，穿一件大红连衣裙，光腿，腿肚儿肥凸，脸上虽然脂粉特重，感觉不干净。唐宛儿二十五六年纪吧，一身淡黄套裙紧紧裹了身子，拢得该胖的地方胖，该瘦的地方瘦。脸不是瓜子形，漂白中见亮，两条细眉弯弯，活生动。最是那细长脖颈，嫩腻如玉，戴一条项链，显出很高的两个美人骨来。庄之蝶心下想：孟云房说周敏领了一个女的，丢家弃产来的西京，就思谋这是个什么尤物，果然是个人精，西京城里也是少见的了！

唐宛儿见庄之蝶看着她微笑，说声：“我好丢人哟！”却仰了脸面，大大方方伸手来握，说：“庄老师你好，今日能请老师到我们家真是造化，刚才还以为你不肯来呢。”庄之蝶说：“哪里不去，也不能不去见乡党啊！”唐宛儿说：“庄老师怎么还是一口潼关话？”庄之蝶说：“那我可以说什么？”唐宛儿说：“什么人来西京十天半月的，回去就变腔了，我还以为你是一口普通话了！”庄之蝶说：“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，我也是不说的！”大家就笑起来。周敏说：“都进屋说话吧，”院子里怪热的。“进得屋内，周敏自然沏茶敬烟，反复说地方窄狭，让老师委屈了。夏捷说：“小周，不要说那么多客气话了。你和你孟老师只管去拾掇饭，我来替你招呼就是。”孟云房和周敏就去了厨房，唐宛儿还是立在那里，往旋转的电风扇上喷淋茉莉香水。夏捷说：“之蝶，来，坐到嫂子这边，你一走这么长日子，想得人天天打问你。”庄之蝶笑着说：“蒙嫂子还有这份心！近日忙什么了，编排出了好的舞蹈了？”夏捷说：“就为这事要求你的，市长指示我们拿出一台节目的，可排出几个来又觉得不行，愁得头发一掉一把的。”庄之蝶说：“你现在有孟哥，还来叫我？”夏捷说：“他不行，云苦雾罩的，开口是中古典舞蹈如何，西洋现代舞蹈又如何，动不动就自己导演起来，人家演员都烦他了，你来看看，我相信你的感觉。”庄之蝶说：“是些什么内容？”夏捷说：“一个是‘打酸枣’，一个是‘斗嘴儿’，一个是‘挑水’，写的是一对男女由井台上相见而钟情，再是结了婚逗趣儿，后是有了身孕要吃酸的。”庄之蝶说：“构思不错嘛！”夏捷说：“是不错吧？就是舞蹈语汇不多。”庄之蝶说：“你看过潼关陈存才的花鼓戏《挂画》吗？”唐宛儿说：“陈老艺人的戏我看过，六十岁的人了，穿那么小个鞋，能一下了跳到椅背上，绝的是抓一个纸蛋儿，空中一撂，竟用脚尖一脚踢中！解放前他就演红了，潼关人说：宁看存才《挂画》，不坐国民天下。”夏捷说：“戏剧是戏剧，舞蹈是舞蹈，那不是一回事的。”唐宛儿脸红了一层，便窝在沙发里不动，似听非听地迷糊着。庄之蝶说：“你可以吸收那跳椅子的形式，比如井台挑水，能不能让演员双脚跳在桶沿上？”夏捷想了想：“对，对，为了表现她的兴奋，也要显夸她的一双新鞋，让她一脚踩一只桶沿，挑担还在肩上，那么双脚换着一步一步走。”就喊唐宛儿寻出一张纸来，她要让庄老师帮设计设计的。唐宛儿见一时插不上话，又给两人添了水，便走到院子里去。

庄之蝶在屋谈了一会，借故上厕所，也到了院子。唐宛儿在葡萄架下，斑斑驳驳的光影披了一身，正无聊发怔，见之蝶出来，立即就笑了。庄之蝶说：“听你口音，是潼关东乡人？”唐宛儿说：“老师耳尖，你去过东乡一带？”庄之蝶说：“那里最好吃的是豆丝炒肉。”唐宛说：“这就好了，我说老师来了我做一道豆丝炒肉的，周敏倒取笑我，说一般人吃不惯的。”庄之蝶说：“那就太好了！”拿眼看女人，女人低了眼帘。庄之蝶兀自说这葡萄是什么种类，这时节了还青着，就圈跳了一下，要摘一颗下来，但没有摘着。唐宛吃吃发笑，庄之蝶问笑什么？女人说：“他们说你爱吃酸，我不信，一个大男人家的怎么爱的吃酸，又

不是犯坏的。果然老师爱的！"就站到一个凳子上去摘葡萄，藤蔓还高，一条腿便翘起，一条腿努力了脚尖，身弯如弓，右臂的袖子就溜下来，露出白生生一段赤臂，庄之蝶分明看见了臂弯处有一颗痣的。周敏端了菜从厨房出来，见了说："你怎么让老师吃青葡萄，牙酸坏了怎么吃菜的？"庄之蝶也笑笑，赶忙才去了厕所。

回来洗了手，桌上已摆好了三个凉菜，又开启了几瓶罐头，庄之蝶自然坐了上席。夏捷喝自带的桂花稠酒，孟云房只享用杏仁果露，周敏就捧满盅白酒敬道："庄老师，您是西京名人，更是咱潼关人的骄傲，学生蒙您关照到了编辑部，这恩德终生不敢忘的。今日我要说的，是为了去编辑部，其中有些做法不妥，假借了您的名分写条儿，还望老师谅解。至于写您的那篇文章，我才学着写的，让您见笑了。"庄之蝶说："事情已经办成了，就不必那么说了。那篇文章我也没看，现在写这样文章的人多，虽说是宣传我，可也是人家的文章。以前有人写了让我看，我看了主张不发表，可人家最后还是发表了，写文章的人都有发表欲嘛，所以后来这类文章我都不看。"人周敏说："老师这么大度，真是意想不到，那就受学生一敬，满喝了吧！"之蝶接过仰脖喝了，说："孟哥你真的戒了？"孟云房说："当然戒了。"庄之蝶说："这何必呢？咱们学习佛呀道呀的，主要是从哲学美学方面去借鉴些东西罢了，别降格到民间老太太那样的烧香磕头。其实寺庙里的那些和尚、尼姑也是一种职业。"孟云房说："这你就不懂了，不在局中，不知局情。练武功不戒酒肉葱蒜，气感就不上身；有了功能，吃酒肉葱蒜又不舒服。"庄之蝶说："修炼修炼，世上真正的高人都是修出来的，只有徒子徒孙才整日练的。"唐宛儿嗤嗤发笑，众人看她时，却抿了抿嘴，拧头看窗外的那株梨树，梨树举着满枝绿叶，弯曲苍老的身子上有一个洞。庄之蝶看见唐宛儿神情很美，问道："你要说什么的？"唐宛儿说："你们说学问的，我听个热闹。"孟云房说："什么学问！我们常抬杠惯了，我现在越来越和他想不到一块了。"庄之蝶说："我是觉得你爱走极端化，说戒酒就戒了，这意味我做不到。可滴酒就不沾了？这可是真正的'五粮液'哩！"孟云房说："是茅台，也不喝的！"夏捷已经自个喝了一碗稠酒，又喊周敏倒了一碗，说："之蝶你才说对了，他一生就是吃了走极端的亏！你来西京时，他已出了名的，可这多年了，你一片辉煌灿烂了，他还是他。现在文章也写得少了，整日价参佛呀，练功呀，不吃这不吃那，也害得我寡汤寡水的肚里没有了油！"周敏说："这就叫孟老师没口福。世上那些个体户做生意的，福而不贵；孟老师贵而不福。"孟云房说："这话是对的，你庄老师福贵双全，活到这个份上，要啥有啥地风光！"庄之蝶听了，定睛看从窗棂里射进来照在菜盘上的光柱，光柱里有活活的物浮动，脸上就是一丝苦笑，说："是什么都有了，可我需要破缺。"孟云房吃了一惊，问道："你说什么？"庄之蝶又重复了一遍："破缺。"孟云房说："我现在也难吃摸透你了。说实话，你能去啤酒厂那么长的时间我没有想到，近日在报纸上写的那些文章似乎观念也大不同了以前。"庄之蝶说："我也吃惊过我自己，是顺应了社会，还是在堕落了。"孟云房说："这我不能结论，怕就像我怎么迷上气功要戒酒戒肉一样吧，一切都是生命的自然流动，如水加热后必然会出现对称破缺的自组织现象。"两个人这么说着，周敏和唐宛儿就听得似懂非懂，虽然还在笑着，笑得僵硬。夏捷就啧啧地咂着口舌，说："孟云房同志，今日是被人请了来吃酒的，不是开学术会，你们别贩卖那些名词。"庄之蝶就挥挥手，说："不说了不说了，咱们喝酒吧。"端起杯自个就喝了。

喝来喝去，只有庄之蝶和周敏喝，气氛不得上来，周敏就提议能否和庄老师几拳热闹热闹。庄之蝶一再推辞，周敏仍不停地纠缠，唐宛儿一直笑吟吟看着，见双方都在坚持，就说："周敏你别把你那一帮闲人的法儿待庄老师。庄老师，我也敬你一杯了。"庄之蝶赶忙站起，端了酒杯。妇人说："全占识了庄老师，我们才在西京呆住了，以后你还要收了周敏这

个学生，让他跟你学着写文章。”庄之蝶说：“周敏现在是编辑部的人，日后我投稿子还得求他。”妇人说，“那我先喝了！”一杯饮尽。脸色绯红。庄之蝶遂也喝净杯子，妇人又是一连三杯。周敏咳嗽了一下，妇人伸手将鬓边散下的头发夹在耳后，那脸越发地鲜美动人了。庄之蝶也乘兴喝下三杯，将刚才的冷清涤尽，倒抓了酒瓶在手，不服唐宛儿的海量。

众人嘻嘻哈哈热闹了一番，孟云房又去炒了三个荤菜、三个素菜，再端上松子煎鱼、火爆腰花，=盘田鸡肉、一砂锅清炖甲鱼。夏捷直叫甲鱼好，说看谁能吃到针骨谁就有福，在外国、针骨当牙签，一个五美元的。动手把肉分开，每人面前的小碟夹了一份。唐宛儿着筷翻动自己碟里的，发现一块里却有针骨，就说：“我在潼关吃黄河里的鳖吃得多的，倒嫌有泥腥气，庄老师你身子重要，这一份给你吧！”不容分说倒在庄之蝶的碟里。庄之蝶知妇人牵挂自己，便也夹了一块回给她：“这是好东西，你不能不吃。”唐宛儿看时，夹过来的竟是鳖头，黑长狰狞，很是吓了一跳，斜眼看庄之蝶，庄之蝶故作平静。妇人就将鳖头夹起在口里嚼啞有声，待庄之蝶投目过来，耳脸登时羞红。夏捷已经瞧着，要说一句笑话来，庄之蝶便抢先道：“哎呀，我吃出针骨了！”夏捷就说：“之蝶就是命好。去年大年初一我在饺子里包了一分钱，谁也没吃到。他来了，让他吃，他不吃，说你尝一个吧，夹一个给他吃了，没想那一个里就有着钱。”唐宛儿咽下了鳖头，羞红方褪，却不敢去瞧夏捷的眼睛，说是她去炒个豆丝肉片的，起身倒往厨房去。

庄之蝶又喝了许多酒，不觉头沉起来。听得厨房里叮叮咣咣一片响，说：“一闻到味，我就坐不住了，让我看看怎么个炒法？”夏捷说：“那有什么看的，你要爱吃，以后让唐宛儿到你家给你做。你老实坐着，吃我这杯敬酒，借花献佛，权当我让你看我的舞蹈的谢意了。”庄之蝶笑着又吃了一杯，拿眼就瞥了门外，堂屋门口正对了厨房，厨房没有掩门，唐宛儿在那里忙活。

唐宛儿在厨房切了肉片，点了煤气，火轰轰在响，就生出许多念头。只将一面小镜子放在灶前的案板上，镜子正好映出坐在正位的庄之蝶，就想：若论形状、作家是不够帅的，可也怪，接触了短短时间，倒觉得这人可爱了，且长相也越看越耐看。以前在潼关县城，只知道周敏聪明能干，会写文章，原来西京毕竟是西京，周敏在他面前只显得是个小小的聪明罢了！这么想着，油就煎了，慌不迭要放豆丝，却放了一块未切的姜，姜上有生水，嚓，油花乱溅，一滴就迸出来；只觉得脸上针扎一般，哎哟一声就蹲下了。

堂屋里听见妇人惊叫，周敏就跑过来，掰开女人手，“脸已烧出一个明水泡儿，妇人急拿了镜子照，眼泪就流出来。众人忙问怎么啦，周敏说：“没甚事的，脸上溅了一点油。”扶妇人到卧室去涂灌油，孟云房说：“现在这女人，除了生娃娃，啥也不会了。”夏捷说：“你别这么说，我连娃娃也没给你生的！”大家又笑起来，自然孟云房又去了厨房。

卧室里，唐宛儿悄声说：“真倒霉，让我怎么去见人！”周敏说：“没啥，庄老师不是那种讲究的人。我见了他吃了一惊，我给你说的趴在牛肚子下吮奶的那人吧，你道是谁，正是他哩！”女人说：“他不讲究可不比你我的不讲究，你我不讲究是拖遛，他不讲究就是潇洒哩！”

周敏出来又陪吃喝，自把那鸡肉撕开，把鸡头夹在庄之蝶碟里。庄之蝶也夹了一只鸡腿给夏捷，又夹了一只鸡翅在碟里要周敏端给唐宛儿。周敏就说：“宛儿，你快出来，庄老师

给你夹了菜的。"妇人走出来，不好意思捂了脸，说："真对不起。"夏捷说："怎么对不起？"妇人说："烂脸给大家，不尊重人哩！"庄之蝶心下就说：这妇人好会风情的。孟云房笑道："你脸细皮嫩肉的，这么烂一点，也是一种对称破缺嘛。"妇人就坐下，那脸一直没褪红，一碰着庄之蝶的目光就羞怯怯地笑。庄之蝶带些酒，心就慌起来，推说去厕所走出去。一进厕所关了门，那尘根已经勃起，却没有尿，闭了眼睛大声喘气，脑子里幻想了许多图象，兀自流出一些异物来，方清醒了些。复来人席吃菜，情绪反倒消沉了。到了下午四时，酒席撤去，庄之蝶起身告辞，周敏如何挽留，言说去阮知非那儿有要事的，周敏就送了客人到十字路口。回来见唐宛儿还倚在门口，叫了一声，妇人竟没有反应，说声"你发什么呆儿？"看那脸上烫伤已明泡消瘰，结着一个小痂。唐宛儿回过神来，忙噙了嘴说："今日我没丢人吧？"周敏说："没有的，你今日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漂亮！"说着亲妇人一口。妇人让他亲着，没有动，却说："他们都挺高兴的，什么都好，遗憾的是庄老师的夫人没有来。"周敏说："听孟老师说，她近日住在娘家，她娘有病的。"妇人说："夏姐儿说他夫人一表人材。"周敏说："都这么说的。庄之蝶会娶一个丑老婆吗？"唐宛儿长叹着一口气，回坐在床上呆着个脸儿。

这天晚上，庄之蝶并没有回文联大院的家去，阮知非邀他同市里的领导审看了新排的一台节目，帮着改写了所有节目的串台词儿，一帮演员就闹着和他玩儿牌取乐。一直到了深夜，庄之蝶要回家，阮知非却又强扯了去他家喝酒。阮知非是新装饰了房间，也有心要给庄之蝶显派儿；庄之蝶偏是不作理会，只闷着头儿贪酒，心想以前还以为阮知非是浪子班头，戏子领袖，办一个乐团有那么多俊妞儿围着，却原来这帮演员一个个如青皮柿子并未发开，颜色上倒差唐宛儿也远了。心下暗想了白天酒席上的诸多细节，不免有些小得意，酒便喝得猛了。也知道阮知非的老婆这晚并没在家。这对夫妇是一个担柴卖，一个买柴烧，平日谁也不干涉谁的私事，只规定礼拜六的晚上必须在一起的。所以也就脱了上衣，一边喝一边海阔天阔地穷聊，直到都昏昏沉沉了，方挤在阮知非单独的卧室床上呼呼睡去。翌日醒来，已是日照窗台，倒惊吧阮知非的屋子确实装饰得豪华，阮知非也便得风扬了碌碡，说他用的壁纸是法国进口的，门窗的茶色玻璃是意大利出产，单是上海的名牌五合胶板，买了三十七张还不甚宽裕的。又领了庄之蝶去看了洗澡间的浴盆，再看厨房的液化气灶具，又看了两间小屋的高低组合柜，只有靠大厅那间门反锁着，阮知非说："这是你嫂夫人的房间，她那儿挂的是正经日本货吊灯，你看看稀罕吧！"掏出钥匙拧开锁，庄之蝶吃了一惊，那一张硕大的席梦思软床上，并枕睡着两个人：一个是阮夫人，一个是位男人，男人的嘴角流着涎水，不认得的。庄之蝶脑子登时嗡地一声，迷惑如梦，却听见阮知非还在介绍："这是我老婆，……她什么时候回来的，咱睡熟了竟没听见门响？庄之蝶不知道回答些什么，不说话又觉得不圆场了阮知非，越是想把话说好，越是说岔了嘴，竟说道："那个呢？"阮知非说："那个是我吧。"说完拉闭了屋门，牵庄之蝶又回到他的卧室，竟哗啦打开一个壁柜门，里边是五层格架，一尽是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女式皮鞋。"我喜欢鞋子，"他说："这每一双鞋子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。"庄之蝶弄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看着阮知非眼角白白的眼屎，说："你擦擦眼角。"；恍惚间想，如果这是为一些女人买的，为什么又没送去？或许送一又买一，在这儿当作另一种的档案吗？阮知非却取了一双给庄之蝶，说："这一双是前日西大街商场朱经理送我的，它没编号，没故事的，我转送弟妹吧，你一定要收下。"庄之蝶带了皮鞋；匆匆离开了阮知非家，摩托已经骑过广济街十字口了，方记得身上有一张稿费通知单，掉头又返回钟楼邮局领取。钱并不多，二百余元。出来见街上行人骤多，看看表已是下班时间，手里提了鞋盒儿晃晃荡荡去停车处，倒觉得自己怎么就接受了这双皮鞋，干了件没趣的事儿，兀自笑笑，忽然心有所动，遂到电话亭里拨通了景雪荫家的电话。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，直问："谁呀？谁呀？"庄之蝶知道这是景雪荫的丈夫，咯瞪放了电话。又给景雪荫的单

位拨，一询，才知景雪荫去父母那儿探亲去了，人还没有回来，便拍了拍鞋盒儿，快快地走出电话亭，百无聊赖地在旁边的报栏下看报。一个青年就一晃一晃雀步近来，悄声说：“要眼镜吗？”衣服一亮，背心的前胸处挂了一副圆形硬腿镜。说：“不瞒你说，这是小弟偷来的，真正的石头镜，商店里明码儿标价八百元的，小弟要钱花，急于出手，你给三百元，拾个便宜吧。”庄之蝶抬头看看天上，太阳白花花的，眼睛就眯着笑，在身上掏，掏出来了，不是钱是一张名片，说：“小弟，不瞒你说，哥哥也是干这生意的。交个朋友吧，这是我的名片。”那人接过名片看了，啪地倒行了个敬礼，说：“原来是庄老师，实在荣幸！我听过你一次报告的，但你胖了，有了小肚子了，我认不出你来了！”庄之蝶说：“你也喜欢写作？”那人说：“从小就梦想当作家，市报上去年还发过我一首小诗的。”庄之蝶说：“西京了不得，天上落一颗陨石，砸死十个人，有七个就是文学爱好者了！”那人羞惭走开。一边走还一边回头看他，庄之蝶觉得好笑好气，就钻进一家杂货店去，将那二百元稿费看得很贱了，买了一套景德镇的瓷盘瓷碟，一个炒勺，一个蜂窝煤炉子，还有一套茶具，当下写了唐宛儿家的地址，嘱店家妥善送运，自个却骑了“木兰”径直往双仁府街的岳母家来。

五十五年前，城北远郊的渭河岸上有过一位姓牛的奇人，能“仰观象于玄表，俯察式于群形”，神出鬼没。那时杨虎城才结束了关中道上的刀客行径，拉竿子在西京城里作了纠纠武泉，就请他当幕僚。这奇人只有一颗野心，不愿在城中居住，依然在乡里筑三间茅屋，置一亩薄田，过懒散自在日子。但凡杨司令有了什么重大事情，方肯进城一次。不久，河南军阀刘镇华围攻西京，整整八十天未能攻破，就采用了日本人的计谋，从外打地道。城里的人都知道敌方在打地道，却不知地道将在哪儿出口，日夜在地里埋下土瓮，盛了水，看水的动静，各处都惶惶不可终日。奇人来了，长袍马褂的打扮，在各街各巷走了一遍，歇下来，坐在教场门的一块石头上吸水烟，吸了十二哨子，说：“就在这儿挑泥凿池，置一个湖吧。”杨虎城半信半疑，但还是引全城的水积蓄在那儿。结果地道出口正打在湖底，某一日湖心陷落，水从城外溢出，刘镇华只好溃退了，杨虎城感念此人，赏了双仁府街一条巷让他居住，此人却还是回到渭河岸上，巷子就由儿子住下。因为这地方正是西京城四大甜水井中最大一口井的所在，儿子便开设了双仁府水局，每日车拉驴驮，专供甜水了。这一段历史，庄之蝶最乐意排说，惹动得家有来客，总要夫人牛月清拿出那张她祖父的照片来看，拿出水局的骨片水牌来看，看罢了，还要走到双仁府街巷上，指点当年牛家独居这条巷子的情景。牛月清就训斥过庄之蝶：“你这么四处张扬，是嘲笑我牛家后世的败落吗？我娘就是没生下个儿来，若是儿，也不至于现在只守住那几间平房的！”庄之蝶总要涎了脸说：“我哪里是嘲笑了？牛家就是败落，不也是还有我这上门的女婿？”牛月清这时候就喊娘，娘，娘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女婿这口气是说他是名人，给牛家争了脸面了！你说说，他现在的名分儿有没有我爹我爷爷那时的名分儿大？”

双仁府的小院里还住着老太太，她是死活不愿到文联大院的楼上，苦得庄之蝶和牛月清两边扯动。庄之蝶每一次一进这边的街巷口，就油然浮闪出昔日的历史，要立于已经封盖的那口井台上，久久地注视井台青石上绳索磨滑出的如锯齿一样的渠槽儿，想象当年街巷里的气象，便就寻思牛月清训斥他的话是对的。

日在当顶，热气正毒，庄之蝶骑着“木兰”一拐进巷道，轰地一股燥气上身，汗水立时把眼睛都迷了。偏一只游狗，当道卧着，吐着一条长舌喘气。庄之蝶躲闪不及，“木兰”就往墙边靠，车没有倒下，左手的小拇指却蹭去了一块皮。进了小院门口，赵京五正在屋里同牛月清说话，听见摩托车响就跑出来，说：“总算把你等回来了！”帮着先把车后的城墙砖抱了进屋。牛月清尖声叫道：“快别把这破烂玩意儿往家搬！”庄之蝶说：“你仔细看看，这是汉砖